

WENXUEYUANCONGSHU

文学院丛书

四川作家协会

文学院丛书

小说卷

VI

6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四川
作家
协会

文学
学院
丛书
6

1993

中国·成都

小说
卷
VI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特约编辑:刘中桥

责任编辑:林文询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史晓燕

责任校对:李国君等

书 名 文学院丛书⑥——小说卷(六)

定价:9.75 元

编 者 四川作协文学院

ISBN7—5411—0982—7/I·926

1993 年 8 月 第一版

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数 1—1000 册

印张 19.75

插页 3

字数 444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新凤印刷厂印刷

目 录

简 嘉

- 最后一个夜晚..... 2
四季歌（中篇） 19

裘山山

- 太阳雨 70
梦魇香樟树 89
相框里的 Lady 113
锁着的抽屉..... 121
猫与梦..... 146

意西泽仁

- 通向远方的小路..... 162
想不到的事情..... 179
荒 草..... 190
一支无字的歌..... 205

蔡应律

回 声.....	218
天 · 人.....	232
路途上.....	238
夏夜 · 晚风.....	241
三角梅 · 太阳，太阳.....	248

赖俊熙

山旂晃故事.....	256
吃 狼.....	267

廖时香

乐 胆（中篇）.....	294
--------------	-----

熊建成

无名河.....	354
呼 噜.....	366

谭 力

山林的孕育.....	387
最后一个空难死者（中篇）.....	411

潘文伟

临街的窗.....	471
暗 流（中篇）.....	484

戴玉泉

在这偶然的会里（中篇）	54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魏继新

笔记小说十则	595
--------------	-----

简 嘉

简嘉，1954年生，男，北京人，祖籍是中原南阳。1969年以前在北京上学，1969年随父母流放四川凉山，1970年参军，在四川省军区某团当兵，先后干过八二迫击炮兵、喂马、养鸭、放牛。1977年提干，历任排长，政治处书记，群工干事等。1981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女炊事班长》，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其后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，中篇小说《银手铐》获1991年《中国作家》优秀作品奖。

1984年考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，1986年转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，1988年毕业。现为成都军区专业作家。

最后一个夜晚

我们十九个退伍战士被特殊优待：坐在连队后面的长条靠背木椅上，脊梁有个放的地方了。以往，我们是坐在二十四平方寸小板凳上，不时蹯蹯腿，伸伸脚，两片屁股蛋子轮流交换支撑着身体重量——木板凳的面积太小了，看场电影下来，浑身不舒服。如今……

天上的星星在向我们眨眼。夜幕是淡紫色的，广袤无垠。有流星划过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

我有点不习惯。这么大模大样地坐着虽然舒服，心里总觉得不大那个。连队的战士仍然坐着小板凳，我比他们高出一等？当然，比起中间首长们坐的藤沙发和茶几，木条椅算不了什么。其实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什么也算不了。假正经。

我就大模大样地坐着，我的手臂横放在椅背上。我的右腿搭在左腿上。既然允许我坐了，我要坐个水平出来。可真舒服。

昨天上午宣布的退伍名单，我是第三个。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。我并不想退伍。我这个警卫班长是个挺不错的位置：经常跟着首长出差，见世面，受尊敬，捞外快——旅差费又提高了。在战士们当中，我们是小财主，全班人人都有存款。至于

谁的腰更粗一些，我没统计。

其他方面我们也得到特殊的照顾：副班长入党是参谋长推荐的，连党支部慎重考虑了首长意见，经过支部大会讨论，把副班长吸收了。小尚调到后勤汽车排学开车，是司令点了头的；我的一套文化复习课本是刘副政委买的……首长们对我们要求很严，有时带点偏爱，这也是免不了的。

是啊，我干得挺上劲。可是再好的事总有个结尾，我不能一辈子占着警卫班长的位置。我也想过去考军校，当军官，可我脑子太笨。刘副政委虽然给我买了书，但没让我变聪明点——我一看书本就发懵，小说除外。这点我不如副班长。那家伙鬼得很，过目不忘，什么事都知道。最近他被推荐去考军区教导队，回来后俨然以军官自居了。他自我感觉良好，该答的全答了。很有希望。这让人挺难受的。我拐弯抹角向臧副司令提过，通过其他途径能不能将我升一下。老头子好象没听明白，或者听明白了故意装傻。也是，战士成为干部，必须经过院校和军一级教导队的培训，要经过文化考核，这是明文规定。除非你有特殊贡献，作为例外，还是有可能提升你的。问题是特殊贡献很不好搞，无非是你发明了什么玩艺儿，或者是你不惧生死，干了件惊心动魄的大事。前者我没可能，后者我没遇到。当兵四年，连房子着火、小孩落水、坏人抢劫……诸如此类的事全没碰到过。

不过我肯定自己有某些长处。这长处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。我感觉自己象装满了汽油的铁桶，只要碰上火花，那可不得了！

我才二十二岁，这个年龄是最容易出事的年龄。什么事都会发生。有时一夜之间你会变成另外一种人。是的，什么事都会发生。世界太大了。

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我还是我。参军前我穿的是一件松松垮垮的灰咔叽布青年装，明天，我照样把它穿上。只不过略嫌小了点。就是这么个变化。噢，还有，颧骨稍高了些，胡子旺盛了些——晚上剪了茬，早上一摸又是麻酥酥的扎手。再有就是腮帮子棱角出来了，带着男子汉的味道。我好象变得挺英俊。

唉，说到底，世上有多少佼佼者呢？大多数还不是平平常常地度过一生。

星空啊，星空啊，密密麻麻的星空！谁知天上有多少颗星呢？少了一颗又怎么样呢？

不怎么样。

我于是聚精会神地看电影了。《海狼》。

我喜欢这个片子。这是第二次看。不过我更喜欢的是放映员小蒋。她就坐在放映机旁，在黑影里，看不清。我最盼她放十六毫米片子，她要开灯换片，你可以清楚地、不加掩饰地盯着她，你可以解释我这是对换片的快慢关心。我发现全场不少人都是这么扭着头痴呆地看她。

她漂亮。一张圆脸粉粉的。眼睛大得没法说。眼皮起码有三层，扑闪一下可真要了命。漂亮的姑娘大都带着一股傻劲，象傻大姐儿。她不是。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她不傻，她对谁都很和气，那么恬静地看着你，还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，因此我老躲着她。最让人受罪的是和她迎面走过，卑微的我怎么敢面对面地和她擦肩而过呢？我好几次差点往回跑。我低着头，眼睛看着地上，飞快地冲过去。也不知道她看见了我没有。她身边老围着一群厚脸皮的参谋干事，这没办法。

我老是问自己：我是爱她呢，还是异性相吸，属于青春期

的那种不安份的骚动？答案是这样的：我爱她。因为如果让我娶她，我毫不犹豫。二十二岁结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暂时不要孩子。我们会合得来。我这个人很随和，而且遇上机会了，会很有出息……

啊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条令规定战士不许在驻地附近谈恋爱，在军营里就更不行了。再说她也看不上我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谁知她爱哪一颗？

没办法啊，世上可望不可即的事太多。但不禁止你“望”。“望”还是可以的。不干涉。

我退伍了。明天一早就动身，也许永远看不见她了。我很难受。她不知道有一个士兵悄悄地爱上了她两年，这个士兵只敢望她的背影，除了看电影时肆无忌惮地看一下，他还是很腼腆的。她不知道，而且永远不会知道。这更让人难受。

假如她知道了呢？她会怎么表示？撇撇嘴？或者红着脸脉脉含情地看过来……有时一层薄纸能把一对互相倾慕者隔一辈，这种事是很多的，到头来两人追悔莫及……瞎想了，瞎想了！

看电影吧。

间谍用枪指着床上的一男一女，女的立即扔过去一个酒瓶，争取了时间。男的跳过去，抱着对方的脑袋，象转了下方向盘似的拧断了对手的脑袋……

外国人拍这些打斗场面是很逼真的。

退伍回去后，我干什么呢？……

“臧副司令，后面有人找。臧副司令，后面有人找。”

喇叭里突然传出小蒋的声音。她的声音妙极了，清脆得很！

臧副司令站起来，嘟哝了声：“七皮稀！”

他说“什么事”。浙江人，口音就是这样。我刚当警卫员时，由于听不懂他的话，闹过不少笑话。有一次他让我去通知协理员要“厕所队”马上集合。我傻了。后来才弄明白是“直属队”，不是“厕所队”。

臧副司令不高兴地走出去。他最反对看电影时喊人。我想我该派个人跟着他一块出去，或许有什么事。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警卫班长了，这事用不着我管。

一个老头子要参加袭击敌船活动，但人们嫌他老了，没让他去。他暴怒地喊：“臭狗屎！”

“请岳副参谋长、作训科长、保卫科长出来一下。”

小蒋又喊人了。

观众不满地往后看看，小声抗议了几句。

我倒觉得不错。我就爱听小蒋说话。简直是一种享受。说呀，说呀，再说呀！

“请警卫连长出来一下。”

好象发生了什么事？观众叽叽喳喳地询问开了。这样连续喊人可不多见，而且喊的都是好斗的武官，还有那个神秘的保卫科长。

连长弯着腰往外走。路过我身边时，他亲热地拍拍我后脑勺，我打了他一下屁股。

“请警卫班长出来一下。”

好家伙！这是喊谁呐？我？是我吗？也许是喊副班长，——

他马上就是班长了，而且不止是班长。但我觉得应该是我。小蒋呼唤的不是我又是谁呢？

可我坐着没动。我已经退伍了。

“请警卫班长——龙云飞出来一下。”

直呼其名了！我赶紧往外走。在电影机旁，我公事公办地问她：

“叫我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谁让你叫的？”

“你们连长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在后面等你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讲话。我磨磨蹭蹭不想走。这可真幸福！老天，这可真幸福！我们开始对话了！我眼睛盯着她的脚，不走，光线射在秀气的白凉鞋上。

另一个放映员用手轻轻敲敲放映机箱，要换机了。她转过身，看着银幕。

我不存在了。

我走出去。

连长口气很紧张：“快，到作训科去！”

臧副司令、岳副参谋长、作训科长、保卫科长站在屋里，一个个面色严峻。还有一个干部，我不认识，神色慌张地喘着气。

“好，人到齐了，”臧副司令背着手站着，“司令、政委不在家，一切由我负责。胡副部长，你再把情况说一遍。”

那个胡副部长急急忙忙地说：“是这样，我正看电视，杨副科长的老婆哭着冲进来，说她男人被退伍兵——宋群打死了。我

赶快到她家里去看，果然是这样，现场我让人保护好了。宋群打死人后，跑到武装部办公楼上，不知躲在哪个房间里。武装民警中队包围楼房时，他打了一枪，但没伤着人。现在民兵已经把街道封锁了。”

“他为什么打死杨副科长？”岳副参谋长问。

“不清楚。他们两个虽然吵过架，可……”

“行凶前你们没发现什么苗头？”保卫科长皱着眉问，“有没有反常情绪？他经常和谁来往？”

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今天上午刚通知他退伍……他平常……平常和地方上一些人接触多，成份复杂……”

“算啦！”臧副司令咬着牙说，“争取时间，先把宋群抓住。我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，先别让公安局插手。娘的。宋群这狗崽子我还认识哩，武装部炊事员中炒菜最差的一个，自己倒吃得肥头大耳……你们挑几个身材高大的人去对付他，这家伙有一米八，枪法也不错。”

“我亲自带人去！”岳副参谋长说。

“不动用警卫连了？”作战科长有些遗憾地问。

“用不着。几个精悍的人足够了。杀鸡不用牛刀。”

连长转向我：“怎么样？你挑两个人？”

我看着他。难道他忘了我已经退伍了？全连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找一个退伍二哥？当然，我的军事技术是不错，擒拿术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但我已经退伍了，明天就回家了，万一出差错，岂不是……要知道这不是儿戏啊！

或许……或许他们有意挑的我呢？当然是有意的。我是说，他们有意让我露一手，当我把罪犯押回来时，我的胸前将别上一枚军功章，我将成为一个英雄，由于我的特殊贡献，我将被

留队破例提拔，这样的好小伙子部队太需要了！

退一步说，就是退伍回去了，一个英雄和一个普通人的份量不同吧？

就是负点伤也没什么关系，不死就行。其实死了也就死了，死在枪子儿下比死在病床上来劲得多。气魄得多。

所以对领导的苦心，你要认真领会才行。

我激动起来，呼呼喘着气。

“我亲自去！”岳副参谋长亢奋地在屋里踱来踱去。他是小八路出身，如果不是打死几个俘虏——这种事情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——他早不是现在这个职务了。他身体很棒，精力旺盛，经常半夜跑到连队，砰砰放上两枪：“紧急集合！”于是全连拉起来，跟着他在大街小巷转几圈。他所设想的敌人总是没出现，他很恼火。这回他可满意了，活生生的一个！“你挑两个脑子灵的，别是窝囊废白搭上小命！”

我想了想，挑了副班长。我知道他可能要去上教导队了，前程灿烂。这么干似乎有点……可现在可管不了那么多，他的枪法好极了。如果他立个功去上学，岂不是更好吗？对于一个军人来讲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。

副班长全身披挂来了。看不出他的表情。他眯着眼看着灯泡，似乎对我们谈的漠不关心。

另一个是二班战士刘宇，他原先是工厂篮球队的，长的虎背熊腰，有一股子二杆子劲头。到连队后和别人打了两架，其中一次是和我小动干戈。这次让他干干真家伙。这可不是报私怨，他这小子干这个挺合适，力气也够。

岳副参谋长领着我们出发了。武装部离我们这一公里路，在城边上。

刘宇端着冲锋枪跟在我后面。我侧头低声问：“带了多少发子弹？”

“五个弹匣满满的。”

就是说一百五十发子弹。足够了。

“如果我和那狗操的家伙扭在一起了，你别犹豫，扫一梭子，要完一块完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他点点头，凶狠地四下看着。这小子就不想个办法让我活下来！他真会这么干的。

我和罪犯躺在血泊中，大家费了好大劲才把我和罪犯分开。我的一双手如铁钳般地掐住了对方的脖颈。我圆睁着眼，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：“请……告诉……小蒋……我……”头一歪……小蒋啜泣着抓住我胸口使劲摇晃。

大家脱下帽子向我致哀。

可真巧啊！最后一个晚上来了事！早说过世界之大嘛！

副班长仍然不说一句话，走在我右侧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也许他恨我？他认为我嫉妒他，所以给他开开玩笑，看他笑话，试试他胆量，甚至……

我还真有些嫉妒他。不过我不愿看他倒霉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！但是他真倒霉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不是说运气来了，门板都挡不住吗？反过来也一样。军人——曾经是军人的我都在执行命令，何况他呢！还有一个军民关系问题。我是老百姓，是水。他是条小鱼儿。鱼水不可分，永远在一起。

民兵把街道封锁了。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夸张的严重神态，大声吆喝看热闹的群众离开。九点二十三分，街上的人并不多。

一个提着五四手枪的军人跑来报告，说没动静。不知道敌人在哪间房子里。反正在二楼。他们喊了半天话，政策攻心，但敌人很顽固，一声不吭。他使用了“敌人”这个词。这的确是场战斗。

岳副参谋长要看看行凶现场。

我们到了杨副科长家。杨副科长仰躺在床边地上，只穿着裤衩。宋群手揣在裤兜里走进来，说了句什么话，杨副科长正在洗澡，大声让他出去。宋群的手枪在裤兜里射击了，他甚至都没拔出枪来。子弹从眉心偏下的地方钻进去。没流多少血。宋群开完枪后就走了。杨副科长的老婆在旁边傻愣着，后来就哭嚎起来。就这样。

宋群为什么要打死杨副科长，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，我的任务是把凶手抓住。

保卫科长拿着照相机照像。岳副参谋长向门外走去，我跟在后面。

武装部的大门旁边站着一个武警，不让人接近门口，防止罪犯居高临下射击伤人。岳副参谋长绕到东侧的矮墙下，要翻过去。我让他踩着膝盖，托他上了墙。接着我翻了过去。

这座楼就在面前。

我突然想到岳副参谋长在这个位置不合适。它是首长啊，是指挥员，而我是警卫班长，我得对他的安全负责。

我拦住他：“别走了，首长。我们可以对付了。”

他没停步，我只好抓住他胳膊。他疼得哼了声，站住了。

“好，你们去吧。小心些，别让他赚一个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小鬼！”他突然抱住我肩膀，很快又放开了。“去吧。”

我害怕起来。这意思是永别啊！不能多想什么了，我低声